

中國方志叢書·第四十三號

據

清·項聯普修黃炳堃纂  
光緒十六年刊本

影印

雲南

# 雲南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78\*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壹一版

# 雲南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既因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蹙蹙，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上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二、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吏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重修雲南縣志序

上古結繩而治無所為文字也自書契作而紀載夥上自國史下至一州一邑皆得各有著述以備紀其地之風土人情為徵文考獻之

雲南縣志

序

一

資意至深且遠也雲邑建自漢元狩元年因彩雲現於白崖遂立縣歷代相承遞十升降我朝幅員廣袤聲教覃敷二百餘季來生斯土者類能食德服疇敦崇

古處翹然為諸邑冠洎咸豐丙辰歲逆回倡亂蹂躪一十七寒暑而後肅清邑志遂殘燬無存矣光緒壬午夏晉捧檄承乏斯土慨然欲復修不果適九年冬奉

雲南縣志

序

二

制府岑公續修省志今遂集議兼修縣志詢謀僉同迺延邑孝廉王雨亭王名卿明經吳會廷暨各川甸士紳分任纂輯採訪事而專司筆削者則為廣文簡君少樵網羅

放失博訪諏諮由乾隆三十一年迄光緒十二年間凡地方因革損益與夫今昔人事之可傳者靡不博採兼收續為纂入間有體不符傳聞互異仍援善善從長意悉存

之以備參考甫脫稿值予調署太和不獲歲事回任後復取志稿質諸新會黃君笛樓詳加釐定而是書乃得編次成篇鞅掌簿書不遑刊刻今秋予又調補保山縣篆邑

紳萬子星海王子地山懼今志之修而復失也請付剞劂俾廣流傳爰捐廉為倡覓手民開雕閏五月工竣因述其事之顛末如此若夫興舉廢墜因時制宜宏在昔遠模

慰彼都厚望晉不才有志未逮願以俟後之君子

大清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嘉平月望二日知縣事黃浦頊聯晉謹誌

舊志序

雲南縣者小雲南也曷小乎爾雲南置郡昆池之陽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駐馬凶雲南乃在蒼洱間為大理屬邑不隸於大府而為雲南

雲南縣志

序

一

得名所始故別之曰小雲南云爾其為得名所始者何漢元光中滇始通中國牂牁以西未若冉駝斯榆諸君長皆請為內臣元狩元年彩雲現于白崖置雲南縣自後為

鏡州為匡州為勃弄屢經沿革而

雲南之名仍復其朔然則滇之入版圖茲邑實最先其漸被聲教惟茲地最久宜其聲明文物炳炳焉彬彬馬甲於滇乃余采風過之揆

雲南縣志

序

二

覽人才特與浪詔鄧賈相伯仲欲訪故蹟攷舊聞而文獻缺如心甚怪之夫山川之靈人物之美常有待而後發任來白玉城畔挹葉鏡之激漪探青華之奧衍清懿秀傑

之氣扶輿磅礴而未盡洩必待大有興作而大啟之者不重賴乎良有司牧哉逮余西行過瀾渡晤李侯柳亭同季友也述所以為政惟修禮教養賢才為先言及舊志殘

缺因慨然有志蒐討余心重之急欲觀其成試閱南棚旋駐大理則李侯以才望檄赴會城令首邑而太和屠侯雁湖兼治斯土衡校之餘從文讌出舊著質賞且以李侯

州創志將竟其緒余謂纂述之業恆更數手而始就固未易日月冀也曾未兼旬余按永昌而東復晤雁湖則新志出袖中剞劂已完哀然成帙余觀其土俗之宜賦役之

制以及學校選舉之法皆詳而有據覈而不煩而於節行文學尤殷殷三致意焉歎其用心之勤所為急急於是者非徒淹雅是高誠以政與教之所關不忍苟簡安也將

茲邑之得名獨先服教最久山川  
人文之秀靈所旁皇而待者其在  
斯乎余是以樂觀厥成也夫蜀有  
文翁闢有常衮聲明文物皆能比  
於齊魯繼自今爭相奮濯以不虛

兩侯之盛意余於邑人士有厚望  
焉

雲南督學使者于雲峻撰

雲南縣志職名

新修姓氏

督修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大理府雲南縣知縣

項聯晉

纂修

知府銜雲南補用同知

黃炳燮

協修

揀選知縣大理府雲南縣儒學教諭

簡教中

大理府雲南縣儒學訓導

孫爾壽

雲南縣志

卷一 職名

一

分纂

揀選知縣舉人

王澤

大挑二等舉人

王朝賢

編輯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吳際唐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湯家柱

校閱

拔貢生候選儒學教諭

劉秉義

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分州

李鍾成

重校

舉人

副榜候選儒學教諭

朱秉仁

董理

副將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楊兆貴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李崇芬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錢為光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任應運

雲南縣志

卷一 職名

二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薛正義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王寅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王椿

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分州

吳崇禮

歲貢生候選直隸州分州

何廷志

管理經費

錢在鎔

舉人

拔貢

武生

朱秉仁

劉秉義

萬國棟

附生 鄭體仁

採訪

廩生

王 灃 楊鶴齡 錢煥章 陳德昌

何柱香 章 模 王澤春 任濟運

張景仲 鄒坤元 曹鳳來

增生

萬源灝 王 謙 楊 釗 劉景湘

增貢生

楊文煥

雲南縣志

卷一 職名

三

附貢生

楊培林 郭滙川

附生

彭克昌 杜嵩生 吳 嘉 李開選

鍾洪恩 陳錦章 楊文元 于平章

劉天柱 王用舒 周士英

繕錄

廩生 朱秉彝 附生 王映昌

增生 王 浩 附生 王國璽

舊修姓氏

纂修兼裁定

原任大理府雲南縣知縣 李世保

協修兼校閱

原任雲南縣儒學教諭 馮翊漢

原任大理城守營分防雲南縣駐防候掣守備 楊錦璋

纂修

賜進士出身原任廣南府儒學教授 張聖功

賜進士出身原任直隸衡水縣知縣 王在璋

雲南縣志

卷一 職名

四

原任雲南縣知縣陞任維西通判 謝聖綸

拔 貢 生 雷左辰

歲 貢 生 汪蔚文

參酌

原任雲南縣儒學訓導 董 昭

原 任 雲 南 縣 典 史 邱峻岐

世 守 土 縣 丞 楊國臣

世 守 土 主 簿 張慶裕

雲南縣志職名終

雲南縣志凡例

一縣志殘闕見於乾隆間于督學序知縣李君世保率邑紳張聖功諸人輯之而屠君可堂成之為綱十有四為目六十有奇多與舊志參錯茲仍按舊志條目為程不敢與皮邑中所無者從略

一舊志或鈔或刻本各不一即道光間邑進士楊開泰諸君所輯八卷間頗完善惟未刻而鈔呈藩縣及存諸紳士庶人家今寥寥者或事數篇而已甚矣兵燹之烈也李君刻本亦未之見幸有存鈔較全其本成

雲南縣志

卷一 凡例

一

於乾隆三十年茲自三十一年以迄光緒十二年間因革損益及人事之宜俾者詳加考訂續為纂入以資傳信其不可考者仍從闕疑

一舊志山川僅載名目下紀距城若干里今考諸舊志微諸山水考水經注諸書分別來脈枝幹發源滙歸瞭若指掌俾備察者有所證據

一四賦戶口經費課程兵燹後迭有更變今皆互異茲由縣署彙冊查明增入

一舊志水利河壩龍泉堰塘灌溉其數村田畝今仍登

之未敢擅易一字俾免後之好事者借與訟端惟中多訛字則考有志正之

一舊志學校僅載廟學祭器其樂器詩章均未收入茲詳加參考概為纂錄若夫學額貢例書院義學亦學校也并載之

一祠祀志中諸寺觀自道光迄今存燬興修不一凡經採報者皆備書之淫祀悉在屏絕

一秩官題名舊志簡略未備今詳加採訪自勝國趙簡以迄今日凡官斯邑者皆備登之其有代理署事姓

雲南縣志

卷一 凡例

二

氏籍貫未詳者則概從略

一舊志未詳循吏今考之者志採之輿論如向琴堂張鏡江兩明府數十年來閭閻極思不置故志增入以志愛戴

一舊志僅載義士而忠烈卓行闕之茲從通志例均為增入

一孝友列女惟已錄已故者乃敢筆之於書所謂蓋棺論定也其見於舊志者并遵例年已五十者概登之

一戎事舊志纂至康熙五十九年自道光迄同治壬申

其間狃匪髮匪獯匪之亂人民困苦官軍進剿歷歷可數兵制亦有增減均查案詳載

一志為史書之流而與史論不同如志人物闡潛德發幽光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既有大醇不拘小疵聞者諒之

一邑志之修緣

乃請於邑侯項公開局纂修侯力任之爰聘邑之高明草創成稿其殫心綜核筆損益則邑孝廉王雨削亭王名卿明經吳會廷三君之力為多用紀其實不

雲南縣志

卷一 凡例

三

敢採美

雲南縣志目錄

卷一

天文志

分野 氣候 祥異

卷二

地理志

輿圖 疆域 山川 形勢 風俗

卷三

建置志

雲南縣志

卷一 目錄

一

沿革 城池

官署

倉庫 養濟院 監獄 附

郵傳

關哨 汛塘

津梁

水利

坊表

村屯

里甲 市肆

卷四

食貨志

戶口

田賦

積貯

課程

經費

物產

卷五

學校志

廟學

祭器

樂器

舞器

詩章

學額

貢例 附

貢生

書院

義學

禮儀 附

卷六

祠祀志

典祀 俗寺 寺觀

卷七

武備志

兵制 戎事

卷八

秩官志

官制題名 名宦 忠烈 循吏 土司

雲南縣志

卷一 目錄

二

卷九

選舉志

進士

舉人

武科

雜蒞

封典

鄉飲

耆老

卷十

人物志

鄉賢

卓行

忠義

官績

孝友

文學

列女

方技

寓賢

仙釋

隱逸 種人 附

卷十一

藝文志

著述 雜著

卷十二

雜志

勝蹟 冢墓 軼事異聞

雲南縣志目錄終

雲南縣志

卷一 目錄

三